



达人榜

# 金牌足球教练盖玉殿

□周晓方

在很多人眼里,足球,无非一项体育运动,谈不上什么文化。其实足球也是一种文化,也需要一代代足球人的不断传承。说这番话的,是有着“金牌教练”之称的盖玉殿先生。

盖玉殿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于青岛,儿时住在西镇朝城路,那时的居民不多,路上鲜有汽车经过,所以常有小孩在马路上踢球。那时踢的是一种黑色的小橡胶球。在部队当兵的大哥回来探亲看到他喜欢踢球,就给他买了一个更好的球,这成为他和小伙伴的最爱。

巧的是,盖玉殿家对面住着当时足球知名教练杨昌。而杨昌的大儿子,后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杨安利与盖玉殿是朝城路小学的同班同学,是踢足球的小伙伴。还有足球前辈金天民的儿子金德贵,他们家对面的街心花园是一个三岔路口,他们经常在这里踢球,常常是不同班级之间在放学之后约赛,把书包放在地上充当球门,踢得兴趣盎然。当时的小伙伴,后来很多人进入各级专业队,成为知名的运动员。就在这样不过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体育人,可见青岛足球与体育的影响与魅力之大。

1964年,16岁的盖玉殿由青岛一中足球队调入山东省足球队。

说起当年的小伙伴,盖老如数家珍。青岛足坛元老沈蕴昌的儿子沈保立是他青岛一中球队的队友;足坛老前辈盛德新的儿子盛维国是他青岛业余少年队和山东省队的队友;1955年全国锦标赛冠军队元老安殿平的儿子安征是他第四届全运会夺冠时的队友,而安殿平的孙子安君后来又成为他执教鲁能三队时的队员;当年华东冠军队队员宋敬臣的儿子又是他执教山东青年队的队员。他感慨,当时国内足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当属青岛,那时民间有数支业余球队坚持训练与相互约赛,有相当高的水准。这些人后来成为青岛队、山东队乃至全国及部队运动队的优秀运动员。这说明足球运动在青



盖玉殿

岛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影响。

盖老特别提起山东足球队的发展历程和自己在这支队伍中不断提高的过程。

山东省足球队始建于1956年。早期的省队,训练很不正规,缺乏专业的指导和训练经验,队员完全没有足球运动的经验,始终处于业余队的状态。特别是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运动队偏离了正常的训练,有几年,每年都去参加三夏和秋收劳动,还下过煤矿采矿,经常参加军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念,找不到适合本队的发展方向,没有制定有针对性的战术思想并建立完整的训练、比赛技战术体系,进攻打法过于单调,一味长传冲吊,进球往往无从谈起。后来,邀请其他省队来鲁比赛,还引

进有经验的教练,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训练方法,着重提升技战术打法,球队的整体水平得以逐渐提高。

1966年5月,盖玉殿随队赴上海参加全国乙级队联赛前的热身。在沪几场比赛,均以大比分获胜。在厦门全国乙级联赛,山东队获赛区第一名并获风格奖。但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暴,终止了山东队晋级甲级队的步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各专业体育运动队全部停训,很多队员很不适应,表现出茫然、逍遥,有人就此沉沦、放纵,但盖玉殿并未放松自己,他从济南回到青岛,每天都到汇泉体育场踢球,坚持正常的技术训练,他还有意识地做身体训练,还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每天保持一定的训练量。他和一些坚持锻炼的队友,后来成为山东队日后训练和比赛的中坚力量。这期间,经常与他一起训练的伙伴里,有杨昌老师的小儿子,后来成为八一足球队队长的杨安利。

盖老记得有一年在青岛举行全国足球分区赛联赛。当时在海泊河体育场与辽宁队00的比赛中,他在防守跳过头顶球时,被对方前锋倒勾踢到面部,当场休克脑震荡,在医院仅一晚,次日中午他就出院归队,隔天又参加了4:1战胜内蒙古队的比赛。

盖玉殿1971年开始任省队队长,在训练、比赛及各项工作中他事事处处走在前。他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大运动量,尤其是超极限负荷训练才会有感受。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任何恢复方法与物理手段措施,就是靠睡眠、休息以及自身能力。往往是大运动量训练后,晚上躺在床上感觉两腿发木,发热,发烫。两腿双脚要伸出被子才感觉舒服些。常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难受,索性在屋外廊下坐至后半夜。有一年冬天,国家体委在广东梅县冬训。盖玉殿严格执行训练计划,课时教案均经过反复研究、落实,教练分工明确,突出大运动量训练。每次训练课都在

150分至180分钟。跑动距离在14000米至18000米以上。他最高一次大运动量训练跑达24000米,训练后去冲凉时竟出现血尿。除了血尿,他还时有胸部疼痛,经医院检查后排除心脏问题。这种大运动量负荷训练不只是跑动距离,还要求有技术次数、技术质量和强密度的对抗练习,超过了当时国家体委在上海组织的优秀队集训的要求,他的表现被以通报表扬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足球队。

经过多次的强化集训,山东队整体技战术水平和队员身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

1977年,盖玉殿协助老教练倪国英带队获全国联赛第十一名,协助山东足球队首次晋级全国甲级足球队;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上,他作为教练员兼运动员带队获冠军,获省政府授予的一等奖,全队获“勇攀高峰运动队”称号;1981年,他转为独立带队执教,先后在山东二队、一队、青岛海牛队执教;1996年,协助主教练吴洪月带领青岛海牛队重返甲A;1997年,他作为执行教练协助主教练殷铁生获第八届全运会冠军,省政府授予他一等功,之后,又在第十届全运会作为助理教练和教练组成员获冠军被授予二等功,其间,他曾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青年队任教;1998年,执教山东女足获全国女足亚军;2006年底,任山东女足主教练,获2007年全国女足超级联赛第四名、锦标赛第四名,被评为进步最快球队教练员。2010年,正式告别专业执教后,他仍活跃在基层足球,尤其是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场地,为培养下一代足球人才发光发热。

盖老感慨道,山东队从低起点创业,长期徘徊乙级队下游,经过几代足球人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获得全运会冠军和两届甲级队联赛亚军。这是山东几代足球人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成果。虽然现在中国足球处于低谷,但盖玉殿相信,只要秉持敢打敢拼的精神,中国足球就一定能重续辉煌。

# 救人勇士付守库

□刘开明

在青岛音乐广场东侧摆了一个冷饮摊谋生的付守库,也是一个怀揣着四级残疾证的新市民。不过,从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样子看,很难相信,他是近几年来救上三十多个落水者的山东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好人”。今年中秋假日子里,他又在这里成功救了一位落水者。

今年9月30日,天气晴好,音乐广场的游人特别多。下午3点半左右,正在摊位上应接不暇的付守库,突然获悉,附近海里发现一个落水者,状况非常危险。付守库一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跟旁边的妻子招呼一下,麻利地带上升日必备的几种救生设备,跨上电动车,随着来者指引的方向,很快来到事发地。

放眼望去,距海岸50米处,有一个男士正平躺在水上,身体几乎没有自主动作,随海浪起伏着。这天风不大,但涨满了大潮。付守库熟练地穿上救生衣,手挽救生圈和白色救生绳,艰难地抬起行动不便的双腿跨过栏杆。他回过头来,对围观的众人说:“你们谁能帮忙牵住绳子,我就从这里下水。”一位男子自告奋勇,牵住绳子,愿意帮忙。谁知他并没有经验,在付守库正要面对堤坝下水时,他却手一松,付守库整个人噗通一下跌落深水中。付守库冒出头来,急忙往目标游去。其实,他的水性并不熟练,整个夏天,天天忙于招呼生意,天再热也未能下水游泳。海水和湖水河水的不同之处在于,海水持续不断前后推后拥的力量,迫使游泳者必须付出更多体力才能前行。眼看就要接近目标,他觉着心慌气也短,53岁的年龄,再加上2018年一次水中救人的经历使他双臂双腿严重受伤。多重因素叠加,下水后因起初的用力过猛,造成后劲不足,动作明显迟缓下来,偏偏这时绳子又不够长了,他连忙扯扯绳子向岸上示意,岸上人立马会意,从他的车框里找来另一根50米的红色救生绳,把两根打结结成一根,迅速放绳过来。付守库拼力再游几米才够到。付守库先把救生圈从腋下套进去,再把绳子紧紧拴住救生圈,用手势告诉岸上人往回拉。

岸上的好心人此时已经有了好几位,他们七手八脚往回拉绳子。接近楼梯口十几米处,岸上一位平日常在这一带跳水锻炼的男士勇敢地跃入海中,游过来帮着把载人的救生圈拖到付守库下水的地方。水中、岸上的人们相互配合,牵引着救生圈来到台阶边的浅水中。上岸并不容易,落水者无法自主行动,几个人前后扶住他,付守库一只手牵住那人的胳膊,一只脚踏住岸壁,为的是怕海蛎子划伤对方。这样一来,他反而无法保护自己,两条小腿被划伤多处,渗出血迹,两只鞋全掉进了水里。一千人马终于登上了广场平台。围观者微笑着面朝付守库,鼓掌者有之,翘大拇指者有之,喊好者有之,从口音判断,外地游客特别多。他们在中秋假日子里,饱览了青岛的碧海蓝天,还目睹了见义勇为者的英姿。

付守库下水后,担惊受怕的妻子先后拨打了110和120。看到丈夫上了岸,才长舒一口气。付守库瘫坐在地,喘息好久,才勉强站起身来。110警察见他双腿有血迹,关切地问要不要也上车去医院看一看?付守库抬头致谢,摆了摆手。落水者经过120医生初步检查,被担架抬上了车。付守库连忙过去询问医生,答复:“他活着,没有生命危险。幸亏救得及时。”老付顿时感到,今天的行动,值。遗憾的是,匆忙之际,没来得及询问众多联手救人者的姓名。此日此事,若没有这些无名英雄相助,那人还真不一定能救得上来。

今年6月,本市有关部门在付守库摊位前竖了一块标语牌,上书:“中国好人守护世界最美海湾”。8月,付守库在博文中写道:“作为一名见义勇为的中国好人,我十分珍惜这个荣誉。我的工作地点在世界最美海湾,地处青岛音乐广场,也靠近五四广场和奥帆基地,每天与蔚蓝大海和快乐游人相伴,是我的幸福所在。尽管我身有残疾,体有病痛,但我依然时刻牢记我的信念:只要有人落水,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下海救人,而把个人安危置之脑后。”

付守库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生活秀

# 文案策划师陈孜

□阿占

参加一个上市企业的博物馆方案论证会,头脑风暴很强劲,过程也够冗长的,等到每个专家都发言累了,天色已晚,该吃饭了。

灯火阑珊的车河里,七个专家,走走停停,晃悠悠,前往郊外的生态园。据说那里面的荤素食材都是有机的,鸡鸭散养,猪羊慢长。

好是好,就是太远了,路上又难免堵车,饭点早就过了。专家也是人,饿起来更凶猛。当然,专家都是修养极高的,再饿也能忍住,不便开口抱怨。只有大名鼎鼎的文案策划师陈孜不想装糊涂比文明,开口道,“我生活在二线城市青岛,晚餐不能晚过六点。看这架势,今晚要跟北上广一起开饭喽。”

她的较真,直到围桌落坐,仍在进行中。“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一线城市,我的生物钟不同意。一线交通恶劣,城大家远,回到家里挣扎着爬进厨房,忙活完了,要么一点胃口没有,要么暴吃一顿,长期下去,不是抑郁症就是躁郁症。”

她的言辞处处夸张,众人都笑歪了。之后,身处二线的人们,赚很少钱的人们,开始遥望一线,以妒忌同情。

是啊,一线!看似闪闪发光却也吞噬青春,让干净的心房长满野草。一线是分裂的,甚至可以说它们由几个城市组成——漂族们只属于行政概念的“北上广”,他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生活方式与一线城市的传统精神价值格格不入。

漂族对古老而鲜活、庞大而凶险的一线大都市,有着撕心裂肺的爱,只是这付出的爱换回来的可能是无动于衷、轻视、嫌弃和虐待。一线甚至不给漂族表现的时间和机会——而把他们视为负资产、问题青年和社会病的一分子。

一线的漂族们,为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狼奔豕突,为一份不稳定的感情焦虑。死党、闺蜜的境遇也是一般上下,大家一起领着暂住证、住着出租屋,吃着盒饭,走过镀金堆银的大街。房子、车子、家具、手袋甚至男友都可靠租赁而来,他们想找不到的,永远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固定地址。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我在这里追求。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葬在这里……”——汪峰的《北京北京》,唱的就是这种情结。

二线多好,一生之城,三十分钟的交通半径内,总可以找到让人满足很久很久的衣食住行的所有需要。因为互联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讯同步;因为城际快线和城铁公交化,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为



商业连锁,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步;因为都市圈,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源互动互补同步……

“以前在深圳,我惟恐无人问津,惟恐认识的人太少,惟恐入不了某个圈子,惟恐少了世面。”

惟恐又惟恐。在惟恐中换过五次工作之后,陈孜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

“有时候真想豁出去了,潜规则我吧。但我又怕,潜规则之后,留下的是笔入不敷出的烂账。漂过的人,才知道万箭穿心的滋味。”

在第六份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陈孜像获得了灵异暗示一样:在大都市奋斗,突围,一天天在老去,大都市依然年轻。可怜见的!为何不割断混乱的男女关系,藏起疲惫,回到二线,洗心革面,做回端庄?

二线是重生之地啊!

回到青岛,陈孜滋生“懒”的习惯。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心就定了,吃饭是小事,力求准点开始,无限制结束。慢是一种真理,慢慢吃,浪费着时间吃——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在二线城市总显得相对充裕。

陈孜从未后悔自己曾在最好的年华里满怀激情前往一线城市建功立业,后来知难而退降落二线,更不是败者复活,因为二线同样是机会之城——城市迁移只是人生一个小转折,与成败无关,与前途无关,与国家选择扶持哪个地方富裕也无关。

“土是土了点,穷是穷了点,井底青蛙是多了点,但一想到血脉、善良、温暖、安逸这类字眼,就会迸发出在二线幸福死的愿望。”

既如此,我等就懒在二线做个千年不老龟吧,软软地活着,缓缓地老去。

